

苏州灵岩山寺的佛教文化特征^{*}

孙勇才

(江苏警官学院 学报编辑部, 江苏 南京 210012)

摘要: 始建于东晋时期的苏州灵岩山寺, 千百年来, 不仅有大德驻锡, 还有文人雅士在此流连, 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自印光大师规制灵岩山寺后, 专修净土、一心念佛成为灵岩道风, 灵岩山寺也因此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净土道场。灵岩山寺还密切关注社会事务, 如为民祈祷、赈济灾民等, 都明显反映了佛教的入世情怀。

关键词: 佛教; 净土宗; 灵岩山寺; 苏州

中图分类号: B947.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695(2008)04-0072-05

灵岩山寺位于苏州城西南的灵岩山巅。“吴都佳山水, 萃于西南, 有特起群峰之上, 以清幽奇秀称者, 是为灵岩山。”^{[1]3}从南朝梁代智积菩萨到今天的明学大和尚, 灵岩山寺代有高僧住持, 鹿苑法轮在此传承弘扬, 八方信众视灵岩山为“圣山”。

一、丰厚的文化底蕴

化染为净, 净土灵岩

灵岩山寺建于吴王夫差馆娃宫遗址上。春秋时, 吴王得到越国所贡之美女西施, 乃于海拔 182 米的灵岩山上修建了我国最早建于山顶的离宫——馆娃宫, 与西施在此避暑度夏。吴国灭亡后, 馆娃宫也被焚。这一历史故事, 印光大师不仅从历史的角度批评吴王夫差不能“立德施仁, 以追乃祖太王泰伯仲雍之流风善政”, 因而“辱及祖先”, “愿后之君子, 咸以夫差为鉴”; 更从佛教的立场愤慨夫差“唯以淫乐为事, 其污辱此山也, 甚矣!”^{[2]529}也就是说, 印光大师眼中的灵岩山曾经是一块污秽之地。但自晋司空舍宅为寺, 至梁天监年间又以此遗址扩建山寺, 这片曾经被污染的山顶平地, 从此变为圣地道场。

所谓“山以灵名, 天基之, 人亦有以成之; 非人为之饰, 不足成千古之名。”^{[1]3}灵岩山之所以“灵”, 正在于历代大德的驻锡; 大德心净则土

净, 这正是“土一也, 而秽净不同”^{[1]1}。所谓“人杰地灵”, 对灵岩山来说, 则是有佛则灵。其实, 这也正符合佛教变娑婆众生业报之土为净土世界的基本原则。在昔为荒淫之域, 在今为净业修道之场。这种地不改辟而秽净攸分的现象, 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智积菩萨显灵灵岩

陆玩建灵岩山寺时, 住持是谁? 梁天监年间是谁重建山寺及住持是谁? 均无明文记载。不过, “无智积菩萨之开山, 历经禅教律高僧迭起住持, 其何以化染为净、易顽为灵如今日者?”^{[1]1}就是说, 历来均以智积菩萨为灵岩山寺的开山师。

关于智积菩萨与灵岩山寺关系的神异传说很多, 其最为信众传诵者有二:

一是, 梁天监十五年(公元 516 年), 灵岩山寺(当时称为秀峰寺)初成, 一天, 一位梵相奇古的僧人持钵负囊, 经过山寺, 请求在此住宿。半夜时分, 这位僧人到僧厨房要了笔砚, 在所入憩的殿庑之壁上, 自画其像。第二天, 众僧不见昨夜投宿之奇僧, 便四处寻找, 却不见踪影, 更不知其去向。正当大家惊异之时, 有一僧人回头看见殿壁上的画像, 惊叹道: “此西土智积菩萨像也,

* 收稿日期: 2008-06-08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SJB720002)

作者简介: 孙勇才(1963-), 男, 江苏如皋人, 文学博士, 江苏警官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何为此?”众僧只见画像:“面骨颧奇,肤色皱黑,眉长且垂,眸子电转,眦间青白,昂鼻方口,张唇露齿,擎拳倚右肩之上;身屈可长一丈五寸,衣粗纳袈裟,臂擢大珠,徒跣。”众僧见了惊摄不已,于是僧俗奔走来观,焚香礼拜,稽首皈依,如师出也。当地百姓称之为“灵岩圣僧”。据说,有一位泗州僧伽持钵江南,到了无锡,听说智积菩萨在灵岩山,便掉头返回了,说“彼处已有人矣!”此言一出,灵岩山更加声名远扬。^{[1]115}

二是,唐代宰相陆象先是吴人,他的弟弟得病,国医也无计可施。一天,有位僧人叩门询问其弟病情。陆象先将僧人引入家中。僧人要了一杯水,默念一会儿,然后让象先弟喝下。象先弟喝下后,立刻病除。陆象先惊叹不已,遂欲重金谢僧人。僧人视而不见,准备离去。陆象先便问和尚居何寺?僧人答道:“贫道住苏州灵岩山寺,郎君为官江表,当入寺相寻。”不久,象先弟为官南方,经常忆及当年的救病之僧。一次,他途经苏州,便入灵岩山寺探望。他向寺中僧人打听,寺僧都说本寺无此僧人。当他怅然若失之时,忽见殿壁上所画智积菩萨像正对着自己如言如笑。象先弟兴奋地说:“这就是当年为我治病的和尚!”便再三礼拜,留住数日,向寺僧们讲述了事情的来由。随后又捐资五十万,用于建造智积殿。^{[1]115}

智积菩萨在灵岩山的灵异传说,记载于有关佛教史料中,传播于吴中大地,“吴民瞻奉,至今弥勤”。^{[3]37}可以说,灵岩山所以“灵”,首先在于智积菩萨的“光临”。用灵异的方式,以西土菩萨为寺之开山师,这在中国难以计数的佛教寺庙中实属罕见。

文人雅士增辉灵岩

灵岩山寺建成后的千百年间,不仅有大德高僧在此弘扬佛法、吟诗作赋,还有无数文人雅士来此探幽访古、寓目骋怀,或记游怀古,或抒怀兴叹。中国文学史上不少著名的诗人在此留有诗文,如白居易的《游灵岩》、李商隐的《灵岩山前题》、苏舜钦的《游灵岩寺》、高启的《游灵岩记》、唐寅的《登灵岩》、文征明的《灵岩绝顶望太湖》等。在这些灵岩山咏叹诗中,多以夫差、西施及馆娃宫遗址为题材,其中清代诗人毕沅《咏灵岩古迹》共有12首,遍咏琴台、采香泾等与西施有关的古迹;而宋代范成大的《馆娃宫赋》长达618

字,是这类题材中的大作,评鹭历史人物,总结历史教训,抒写兴亡慨叹。

当然,同样的题材也有“反弹琵琶”者。如明代散文家袁宏道的《灵岩记》从另一角度总结历史。袁宏道所记游的灵岩山遗迹当然与西施有关,如吴王井、西施洞、画船坞等,却无一言贬评之辞,相反,通过“小奚”以袖拂西施履迹而“徘徊色动”,感言“色之于人甚矣哉!”由此,宏道引发议论:“夫齐国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无害伯;蜀宫无倾国之美入,刘禅竟为降主。亡国之罪,岂独在色!向使库有湛庐之藏,潮无鸱夷之恨,越虽进百西施,何益哉?”^{[1]184}似与常言“红颜祸水”之论相左。除吴王和西施题材,还有如顾炎武《重登灵岩》“莫问江南身世事,残金兵火一凄然。”写金末灵岩山寺被毁为废墟。另外,更有许多文人雅士在灵岩山留下墨宝,如琴台南佛日岩下有苏轼题字,西施鼓琴之琴台有明代书法家王鏊题写的“吴中胜迹”四字。可以说,灵岩山因大诗人、大画家们的到来并吟诗挥毫,更增添了几分灵气。

二、专修净土、一心念佛的灵岩道风

印光大师称:“晋唐间住持无所考。自宋迄清,其住持均教海老龙、禅窟巨狮。德为人天师表,道续佛祖慧命。清初弘储师住此,大启法筵,殿堂寮舍,焕然一新。圣祖、高宗南巡,驻蹕于此。法门之盛,耀古腾今。”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桑田变易、兴废无常,特别是“咸丰十年,遭兵燹,焚毁殆尽”。^{[2]329}直到清宣统三年(1911),木渎乡绅严良灿启请真达上人接充住持,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复兴事业。范古农居士将真达上人住持灵岩山寺后的复兴历程概括为:“经真师之托出,戒师之建树,印公之规划,妙师之设施,遂令释子如归,安心办道,远承匡阜,近挹螺山,而开大江之南唯一之净土道场。如斯胜缘,足以继往而开来。”^{[1]1}真达上人接住灵岩山寺后,先令其徒明煦代理。民国十五年(1926),戒尘和尚从湖北来到苏州,真达上人即委托戒尘和尚住持山寺。戒尘在任期间,完成了真达上人和印光大师开灵岩山寺为净土道场的具体工作,完成了灵岩山寺有关章程的制定,带领僧众常年念佛,实现了灵岩山寺由禅宗道场向净土道场的转型。民国十七年(1928)四月初六日妙真法师

来到灵岩山,十五日就在戒尘和尚的再三嘱托下接管监院事务。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妙真实为灵岩山寺的当家师,勉力经营山寺一切事务。民国二十九年(1940),经印光大师提议,在真达上人的主持下,妙真升为住持。妙真法师在灵岩山寺的发展过程中,功绩卓著。一方面,苦力筹划,建造殿堂舍,塑造佛像、法器,培育僧材,奠定了灵岩山寺的规模;另一方面,秉承印光大师、真达上人的教导,领众念佛,弘扬净土,是印光大师净土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和传播者。

当然,灵岩山寺之所以能成为江南第一净土地道场,更在于印光大师的规制和驻锡。民国十五年(1926),真达上人秉承印光大师的意旨,将灵岩山寺辟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印光大师制定了共住规约,并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题额“灵岩寺”。其五条规约是:

1 住持不论是何宗派,但以深信净土、戒行精严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

2 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

3 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嫌。堂中虽日日常讲,但不招外方来听耳。

4 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一切佛事。

5 无论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度徒弟。五条有一违者,立即出院。^{[2]531}

从此,这五条规约成为灵岩山寺代代相传的道风。从这五条规约可以看出,灵岩山寺的主要活动就是专一念佛,其最具特色的念佛活动是“佛七”。除常住“佛七”,灵岩山寺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有特殊意义的“佛七”。

(一)永年佛七

民国二十一年(1932),正在苏州报国寺闭关的印光大师作《永年佛七缘起序》叙述了启建“永年佛七”的经过。这年,灵岩山寺创建念佛堂楼,并建屋舍三十余间。其费用主要来自真达上人的捐助和常住佛七所收款及数处善信所助,但尚欠数千元。苏州吴恒荪家世德相承、乐善好施。吴太夫人慷慨助洋五千元,又做三圣龕座,用洋七百元。印光大师说“儒教投桃报李,佛教财法等施。”灵岩山寺为感吴家之厚意,议

定每年四月初一日启建“永年佛七”一堂,全体常住同念。此七日决不为他家念,祈祷吴恒荪全家“现在业消寿永,一切吉祥。将来蒙佛慈力,往生西方。子子孙孙各继世德,咸为人望。生入圣贤之域,没归极乐之邦。”^[4]

民国二十三年(1934),因建大雄宝殿,经费困难,妙真监院商得印光大师和真达上人同意,启建“永年佛七”两堂。这两堂是集众姓之“永年佛七”。其中一堂为每份助洋五百元,起初有十五人加入,包括修大殿之发起人一人独助五千元,之后每年都有人加入这一堂佛七。这一堂佛七定于农历十一月十一日起至十七日阿弥陀佛圣日圆满。另一堂“永年佛七”每份助洋一百元,同样每年都有人新加入,但这一堂每年的“永年佛七”日期不固定,而是酌情而定。印光大师为此作《灵岩山启建永年佛七助修大殿功德记念碑记》说明启建这两堂集众姓之“永年佛七”的缘由。印光大师指出,自改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以来,灵岩道风远闻上海、福建、甘肃等地,各地来函求“打七”者渐多,同时住僧增多,虽然建了念佛堂楼、寮房,但大雄宝殿因缺资金,迟迟不能完工,而时局艰难,不便募化,灵岩山寺便以“永年佛七”之功德来成就大殿之竣工。对信众来说,则是以“永年佛七”之功德,“超荐先灵,祝延亲寿,忏己躬之罪障,荫裔世之子孙,又祈风雨顺时,谷麦成熟,中外常协和,天下永天平。”^[4]

(二)精进佛七

如果说“永年佛七”主要还是为感念社会各界对灵岩山寺的捐资而建,是为他人念佛,那么,“精进佛七”则纯粹是灵岩山寺僧众自身的精进修持。深冬是用功念佛的最佳时节,加上“永年佛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灵岩山寺拟启建“精进佛七”。所谓“精进佛七”,就是每次“打七”连续三次,共21天,以期通过精修,证得三昧。“精进佛七”有如下特点:1 比平常念佛每日多加香两枝;2 休息时间推迟至晚十时;3 “七中”请印祖及诸班首轮流开示净土法要;4 念佛声音较常时更为齐整、威仪、严肃;5 禁足止语,一心念佛,不做其它佛事,不上殿、不上供(另派比丘数人负责)。

首次“精进佛七”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历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十七日。此次“精进

三、自利利他的人文情怀

灵岩山寺奉行不讲经、不传戒、不传法、不收徒、不应酬经忏,但并不是说灵岩山寺不关心世事,相反,灵岩山寺之所以成为苏州人心中的圣山,在于它和百姓的距离较近。仅以真达上人接住灵岩山寺以后所开展的社会事务,就可窥见灵岩山寺与当地社会事务的联系,由此我们也可看出佛教入世的一面。

为民祈祷

求福避祸是佛教重要的活动之一。虽然从科学的角度看,念经拜佛既不能求福也不能避祸,但是佛教组织接受并参与百姓的以念佛为形式的“求”与“避”,却反映了佛教的人文情怀。印祖和真达上人辟灵岩山寺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正是要使佛教走向人间,关心民生。

民国二十八年(1939)入夏以后,苏州地区干旱无雨,稻田不能插秧,眼看秋收无望,灵岩山寺即启建观音佛七一堂,祈祷天降甘霖。农历五月初九起祈祷,第二天就大雨如注,苏州百姓感受到菩萨寻声救苦慈悲之不可思议,更感受到灵岩山寺诸法师修持功德之不可思议。同样的事发生在第二年。五月初九日起念佛求雨。这次念佛求雨首先在念佛堂供奉娑竭罗龙王牌位,起香时到龙王位前拈香,堂前挂祈雨牌,上供时加念南无娑竭罗龙王菩萨名号。到十一日,乍雨乍晴;到十九日,雨渐大,但到了二十日就停止了,雨量未沾足苏州。更为严重的是,到六月二十五日,灵岩山上的吴王井干枯见底,山上诸池都干涸。这种较上年干旱严重且久求而雨不降的情形,令印光大师、妙真法师等在山大德深为不安。于是诸师遂集资备办供品,在地藏殿布置道场,供奉大悲观世音菩萨、娑竭罗龙王菩萨、龙王圣众菩萨之位,设坛祈雨。每日早殿后,僧众到坛前,由十二位法师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每半天有一执事监坛,上午七时起香,十时上佛供;下午一时起香,四时半送净水至智积井。如此虔敬求佛数日,终于到七月初四日雨降苏州,设坛求雨也于初五日结束。^[7]我们不能说这雨就是灵岩山寺诸法师祈求所降,但灵岩山寺诸师孜孜以求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可以说,灵岩山寺诸师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意识与现代人间佛教完全一致。

佛七”收效甚大,灵岩山寺因此拟每年酌情举行一二次。民国二十九年(1940),虽然印祖圆寂之后,事务纷繁,但有感于“精进佛七”的独特功效,灵岩山寺还是照例举行,十二月初二日起至二十二日圆满。民国三十二年(1943)的“精进佛七”圆满之夕,由源彻法师发起,缙素共122人缔结同愿,并由碧林法师作《同愿莲友录》^[5]。这篇《同愿莲友录》所表达的对净土法门的认识,全部来自印光大师的思想,在印光大师的著作中随处可见;而且生动叙述了灵岩山寺诸师在“精进佛七”中倍加勇猛精进、皆得受用的情状,说明印光大师所开创的灵岩道风在妙真和尚的主持下得到发扬光大。第二年,即民国三十三年(1944),灵岩山寺再行“精进佛七”,并制定了详细的“行止时间表”,这表明“精进佛七”在灵岩山寺已经程序化、制度化,成为灵岩山寺的品牌佛事活动,更说明灵岩山寺僧众在一心念佛、专修净土中获益深巨。本年“精进佛七”圆满后,照去年办法,仍结同愿,并由妙真和尚亲自撰写《甲申同愿莲友录序》^[5]。妙真和尚进一步表明了灵岩山寺不渝印祖道风、励行净土的信愿。本年缔结同愿莲友者155人,其中有刚成立的研究班全体学僧19人。这些学僧在“精进佛七”中颇获念佛利益,要求继续“打七”。因过年事多,妙真住持准许从正月初三起建一昼夜不辨声音佛七。学僧们的表现足以告慰曾想创办净宗学院以培育僧材的印光大师,说明印祖道风后继有人。

无论是“永年佛七”,还是“精进佛七”,都是印光大师题额“灵岩寺”以后的事,是在印光大师指导下进行的,是印光大师开启了灵岩山寺富有独特意义的“佛七”法事。除“永年佛七”和“精进佛七”外,灵岩山寺还根据实际需要经常临时“建七”,如“普利佛七”、“报恩佛七”、“庆祝佛七”。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包括顾祝同在内的苏沪各界名流在灵岩山寺发起举行庆祝胜利普利百八佛七,发布《苏州灵岩山寺庆祝和平启建百八佛七启事》,于当年双十节(农历九月初五)启建,并于当日及翌日,由木渎驻军行动队队长及区公所区长等来寺拈香,并且和僧众合影以志纪念。^[6]此“庆祝佛七”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圆满。

在战争年代,灵岩山寺自不置身世外,而是和社会百姓一起祈祷世界和平。如民国三十一年(1942),灵岩山寺启建大悲观音佛七,祈祷世界和平、人民安乐。在此后的几年抗战期间,灵岩山寺每年都要启建类似的“祈祷佛七”。^[7]

赈济灾民

灵岩山寺的田地相对较多,虽然常被强征或捐出,但历代寺主不忘经常购置田地,因此,灵岩山寺始终有充足的耕地,自然储粮颇丰。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灵岩山寺没有关门念佛,而是主动下山助民,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其主要表现就是抗战期间在木渎镇开办施粥厂。据《灵岩山寺万年簿》记载,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8年间,共举办9届“施粥”。民国三十四年(1945)正月初七至六月三十日开办第七届“施粥”。本届结束之日,除发粥外,每人另给米票一升。第八届“施粥”于十二月初三日开始,后因过年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暂停,并发给每人米票一升。民国三十五年(1946),继续上年暂停的第八届“施粥”,至四月初一日结束,共用白米五十三石二斗九升、糙米十九石二斗五升、稻谷四十担、龙糠二百担。结束这天,每人发给白米一升。第九届“施粥”于十二月初五日开始,领粥者每日约一百四五十人,每日约用米五斗,除夕这天,仍每人发给白米一升。^[8]

除“施粥”外,灵岩山寺还施送衣物,如民国三十四年冬,施棉袄棉裤十五套。^[8]

施医送药

净土宗倡导念佛往生西方,但对现实百姓的病痛同样给予极大的关注。当然僧人不是医生,不会把脉问诊,灵岩山寺所能做的:一是施送药

水、药膏,二是出面请木渎镇内外各科中西名医医治百姓疾病。据《灵岩山寺万年簿》记载,抗战期间,灵岩山寺每年都要开展施医送药活动。如民国二十六年(1937)夏季,在下院施诊给药,为时3个月,用洋四百元。再如民国二十八年(1939),鉴于夏季虐疾、伤寒、霍乱等流行,灵岩山寺照往年成例,请三位名医在严安德堂施医给药,5月下旬开诊至九月上旬结束,所需药款计三百余元。^[9]

总之,灵岩山寺对社会民生的关注是多方面的。自开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灵岩山寺就始终将自利利他作为自己的念佛宗旨,走出了一条适应时代要求的人间佛教之路。

参考文献:

- [1]苏州灵岩山寺.苏州灵岩山志[M].内部资料.苏州灵岩山寺.1994.
- [2]苏州灵岩山寺.印光法师文钞续编(下)[M].内部资料.苏州灵岩山寺.2005.
- [3][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4]灵岩山寺万年簿·大事记(一二):永年佛七[Z].苏州档案馆.全宗号 C41,目录号 8宗卷号 5.
- [5]灵岩山寺万年簿·大事记(一三):精进佛七[Z].苏州档案馆.全宗号 C41,目录号 8宗卷号 5.
- [6]灵岩山寺万年簿·大事记(一四):建七[Z].苏州档案馆.全宗号 C41,目录号 8宗卷号 5.
- [7]灵岩山寺万年簿·大事记(一七):祈祷[Z].苏州档案馆.全宗号 C41,目录号 8宗卷号 5.
- [8]灵岩山寺万年簿·大事记(一八):施粥厂[Z].苏州档案馆.全宗号 C41,目录号 8宗卷号 5.
- [9]灵岩山寺万年簿·大事记(一九):施医药等善举[Z].苏州档案馆.全宗号 C41,目录号 8宗卷号 5.

(责任编辑:小田)